

# 愛國英雄張學良的毀譽 (下)

● 王培堯

## 支持中央促成統一

中原大戰停止後，全國才真正統一，張學良出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他到南京參加中國國民黨召開的中全會，受到無比隆重的歡迎。津浦鐵路沿線遍插歡迎標語，南京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少將以上均穿制服渡江到浦口歡迎，他一行人渡江時，獅子山砲台鳴炮十九響，軍艦列隊奏「上將樂」，外國軍艦升中國國旗致敬。南京城內張燈結綵，遍懸「歡迎勞苦功高的陸海空軍張副司令蒞京」，機關學校特別放假一天，這種盛況，可謂空前。這一次他入京共住了二十三天。從這一刻起，東北徹底「中央化」，東北的外交、財政、交通悉歸中央管轄，東北軍正式改稱國防軍。

為什麼他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除因

率士「東北」歸順中央是第一原因而外

，他一紙通電就使中原大戰化干戈為玉帛

，完成中國統一第二原因。同時更重

要的第三大原因是東北在張家父子十餘年

的經營下，已經是國之重鎮，張學良統治

下的東北四省，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

、熱河總面積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約為

台灣的四十五倍，當他宣布東北軍納入國

防軍時，東北軍有步兵二十六個旅，騎兵

五個旅，砲兵三個旅，輜重兵，工兵各兩

個旅，空軍有各型飛機三百架，海軍也有

象徵性小型艦隊數十艘。此外還有當時全

國最大的兵工廠，能生產步槍、迫擊砲、

機關槍、子彈等，一切裝備均可自給自足

。金融方面有東三省官銀號自己發行的奉

票，信用早已建立。這些實力都在一位不

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手中，他為了國家統一

而獻給了中央。當時中國政壇上群雄並起

，蔣介石比張學良大十四歲，閻錫山比張

大十八歲，馮玉祥比張大十九歲。然而這

個年輕人的聲望，在二十九歲已經達到了

登峰造極。

可惜張學良的好景不長，在先一年「

九一八」他發出「止戰息爭」的「巧電」

僅一整年，第二個「九一八」的「瀋陽事

變」即告發生。當晚日軍攻擊北大營，因

患傷寒正在北平治病的張學良立即召集幹

部研商對策，並向南京請示，蔣介石回電

說必須堅持不抵抗原則。這是八月間「中

村事件」後蔣發給他「銑電」的主旨：力

避衝突，切忌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

不顧。所以九一八日軍來襲，張學良「立

刻下令收繳軍械，不得還擊」。一九三三

中日軍進攻熱河，湯玉麟不戰而逃，更讓少帥蒙羞。三月九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密談：「全國輿論沸騰，攻擊蔣、張兩人，此時正如同兩人共乘一隻小船，本應同舟共濟，但是風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沒。」張學良說當然是他先下去。十一日通電下野，四月「出洋治病」。

### 因不抵抗受盡屈辱

為時僅一年，中國第二號人物張學良急速直墜，因東北淪亡，成了「不抵抗將軍」，受到國人唾棄，萬民指摘，文人馬君武（廣西大學校長）更吟出名句：「趙四風流未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諷刺他的輕薄儂行。不過，多數史學家都認為他的「不抵抗主義」是奉命而行，代人受過，而他自己的確也有失檢之處，就是染上吸鴉片的惡習，加之生活糜爛，使國人忘了他東北易幟，中原弭兵，促成全國統一大功。他下野後，含辱忍垢，力圖振作，到上海戒毒，戒毒要有很大的決心和毅力，結果他辦到了，遂於一九三三年春，出國考察，歐洲之行，使他大開眼界，在英

國他看到西方民主制度，在法、義、德國，他看到國家民主主義，他本想到蘇俄去看看共產主義真相，但莫斯科不給他簽證，不得其門而入。歐洲之行，讓他重新思索中國的未來，選擇英美式的民主，他深感中國民智未開，產業不發達，中產階級沒有形成，軍人仍是政治核心，不可能實行民主。而他卻看到法、義兩國在法西斯領導之下，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衰敗之中復興，加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對他十分禮遇，因而他回國後，極力主張中國走法西斯之路，用開明的獨裁，扭轉弱勢，轉向復興。至於共產主義，他認為不合中國國情。

日復仇的願望」，他向周表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勸，一定可以把蔣介石扭轉過來。」

其實，張學良總縮西北剿共兵符之初，對蔣的「先安內後攘外」決策，堅決相信，全力支持，執行不遺餘力，他認定國家當前唯一的先決問題是「安內」，「安內」最重要的工作是「消滅赤匪」，他一再訓勉所部「和赤匪勢不兩立」，矢志完成「剿匪重任」。

但執行剿共不久，張學良受到東北籍「進步人士」所提聯共抗日的遊說，加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影響，剿共態度逐漸轉變，後來甚而認為共產黨人「胸懷博大，為國為民」，是一股可靠的抗日力量，因而轉與中共進行緊密聯合。

他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剿共代總司令之尊，在一九三六年初，頻頻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李克農等密談，達成東北軍與共軍全面合作、結盟之協議。

共區物資缺乏，處境艱難，他給予大批糧食、衣物、金錢及軍械資助。

在軍事行動上，共軍一度「東征」山西，鐵羽而歸，張學良拒執行統帥部出兵

國考察，歐洲之行，使他大開眼界，在英

堵擊的命令，並阻滯他部國軍進攻，讓共軍安然回師陝北。又當中共紅二、紅四兩方面軍北上陝甘時，下令所部東北軍不准出擊，且派出嚮導，掩護共軍會師隴東。

張學良把國軍「通渭作戰」的剿共進軍計畫通報中共，洩露戰機，讓共軍知所趨避。另於蔣中正親自部署東北軍將領王以哲和中央軍將領胡宗南各領重兵，分左右兩路協同向陝北推進時，他密令王以哲遲滯行動，任胡宗南部單獨深入，並供應共軍大批械彈，使胡部受到伏擊，遭嚴重損失。

張學良還曾準備要把東北軍自國軍序列中拉出，與共軍合流。惟經中共評估後，認為他留在國民政府體系內，能發生的作用更大，故而未成事實。

所有張學良這些聯共行動，終極目標是雙方要在西北自成局面。他們提議以共軍為主，進軍甘肅、寧夏，打開與蘇聯通路，待取得俄援，實際掌控陝、甘、寧、青、新五省，即宣布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由張學良擔任國防政府主席及聯軍總司令，再向華北和南方擴展。

戰略確定後，共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發動攻擊，但在國軍各部奮戰下，打通蘇

聯之舉失敗，西北國防政府計畫落空，張轉向蔣力諫停剿，請其聯共抗日。蔣則斥他無知，受「共匪」蠱惑，並親自坐鎮西安，部署重兵，準備對退縮至甘陝邊狹小地區的殘餘共軍施予最後一擊。當時共黨為免滅頂之災，已決定要分路突圍，重新入山打游擊了；若共軍被殲滅或突圍而去，張學良透過中共聯俄的圖謀即成泡影，且其通敵秘密隨時可能被揭穿，後果不堪設想；處此進退失據下，他終於破釜沉舟的悍然發動兵變，將蔣扣押。

張學良由擁蔣、遠蔣、怨蔣，乃至反蔣，有其不得已的歷史背景，當時東北已全部淪亡，華北岌岌可危，敵人迫在眉睫，流亡關內的東北人及東北軍將士無不期待投身戰鬥，與日寇拼命，而蔣卻堅持剿共，中共雖走國際路線（第三國際），但仍不是中國人，尤其中共把抗日口號叫得響徹雲霄，不由人不相信。張學良就在這種情況下，逐漸走入中共的圈套，以致聯共反蔣。在西安事變前夕，紅軍確已奄奄一息，最後的一擊只要一出手，就會灰飛煙滅，這是蔣介石堅拒張學良哭諫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張學良隻身從西安飛洛陽再向蔣懇求停止內戰，一致抗

日，蔣再予嚴拒。十二月四日蔣率文武大員二十餘人乘火車抵西安，駐節臨潼華清池，召集東北、西北兩軍師長以上軍官個別談話，並於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第六次圍剿共軍會議（前五次在江西）。蔣此次也是要處理東北軍和西北軍問題，命令兩軍為第六次圍剿認真作戰，如張、楊不同意，東北軍則調往福建，西北軍調往安徽或河南改編，剿共任務由中央軍負擔。當晚，楊虎城和于學忠在西安城內招待中央大員晚宴，飯後欣賞陝劇，近午夜始散。

十二日凌晨東北軍和西北軍高級人士都齊集公署大樓，由張、楊宣布對蔣兵諫，兵諫宣言有八大主張。捉蔣任務由東北軍負責，由張的親信，特務團團長、衛隊營營長兼手槍營營長兼西北軍警督察處長孫銘九負責。解決城內中央軍事機關、警憲人員及拘押中央大員，由西北軍負責，以趙壽山為總指揮，率警二旅長孔從州的三個團處理。

蔣介石被捉，隨蔣來西安的高級將領被扣，邵元沖因跳窗遭誤殺。兵諫行動算是非常成功。但是事變後有許多意外：（一）西北軍楊虎城部隊軍紀很差，張學良認為與此類軍人合作難以成事，感到痛心。（二）

西北軍和東北軍內的激進分子主張殺蔣或公審蔣。(三)共產黨雖然喜從天降，絕處逢生，但對於如何處置蔣難作決定，更需聽命於莫斯科。(四)出乎所有人意料，莫斯科採取極為冷靜的態度，主張保蔣和有條件釋蔣。(五)全國輿論都不贊成張的犯上作亂，各地方軍頭也不呼應。(六)張原來一直誤會蔣不抗日，劫蔣後看到蔣的日記，了解蔣安內攘外的苦心，頗為感動。(七)周恩來代表中共到西安後，頓成為三方委員會（張、楊和中共）之主導者，周告張此次事變是出其不意行動，對南京中央之實力並無影響，所以如果不能好好處理，將會玉石俱焚。

張學良畢竟是個男子漢，敢作敢為，提得起也放得下，他懸崖勒馬，一手結束這場劫蔣事件。

### 西安事變無可避免

由歷史的角度來看，西安事變發生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當時日寇蹂躪東北的山黑水，北平大中學學生高呼「華北雖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情勢如此嚴峻，中央政府猶顧民情，高舉「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主張，而心懷亡國亡省

之痛的張學良，屢次犯顏直諫不成，剩下能做的只有「兵諫」一途。從傳統的角度來看，張學良以下犯上是令人非議的，是大逆不道的，但他愛國家、愛民族的赤忱是不容抹煞的。而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也是值得同情的。

對西安事變持否定看法者認為，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的命運，張學良上了中共的當，中共藉兵變而坐大並導致大陸變色，因此，張學良是「歷史罪人」。中共的官方觀點及肯定西安事變者，則認為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種下的一顆苦果」、「這一事變的發動到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因此是正義的。」中共稱頌張學良是「千古功臣」，並稱「西安事變給人們留下最重要的啟迪是，它表明愛國主義是匯聚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中共主席江澤民即在唁電中讚揚張學良是「偉大的愛國者」。

胡適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說過一段話，最能表達出對西安事變持否定看法的意見：「沒有（民國）廿五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

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才有第二次容共的政策。共產黨就在八年抗戰之中擴充培養

起來，不到三年，整個大陸都被共產黨佔領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所以蔣先生對張學良始終不能寬恕的。」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去世，張學良寫的輓聯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相爭，宛如仇讎。」

儘管外界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評價，呈兩極化，但不容否認的是，由於西安事變的發生，使蔣介石不得不負起弔民伐罪的歷史任務，而使他在全民擁戴、同仇敵愾聲中，領導抗日，獲得最後勝利，並奠定其不朽的歷史地位。也就是說，張學良不循正途的愛國行動，促成了蔣介石抗日救國的豐功偉業。

大陸歷史學者經常引述一段往事，張學良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延安親口對周恩來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張學良成功地把蔣「扭轉過來」，自己卻變成階下囚。張氏畢竟是條硬漢，到了晚年仍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是不對的。

### 傳放蔣是蘇俄主意

張、楊主導西安事變，是否早有預謀

，亦為史家爭論的題目，有些史家認為蘇俄發現劫持蔣介石的東北軍（張）和西北軍（楊），反蔣的情緒遠高於抗日，如此並不不利於莫斯科的戰略設計，蘇聯希望的是聯合抗日，以減輕日本對蘇聯、國府對中共的壓力，而環顧整個大環境唯有蔣介石有足夠的聲望與實力來領導抗日，故周恩來奉命向張、楊疏通，而中共的口號也在一夜之間從「反蔣抗日」變成「聯蘇抗日」。

中共因西安事變而絕處逢生，因而中共譽之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確實是名實相符。但張學良卻因而賠上他寶貴的后半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六日，張學良由洛陽飛抵南京，場面冷清，無人歡迎，與五年前來京的盛況，不能相比。下機後逕赴北極閣宋子文私寓，從此遭到嚴密監視，成了不帶手銬的囚犯。兩天後的一九三七年元旦，被專機送往奉化，住入雪竇山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後改名為「張學良先生招待所」，由特務隊負責安全

持統帥罪審判張學良，張的態度強硬，犯顏自辯，審判草草結束，判決張有期徒刑十年，並請求特赦，國民政府准予特赦，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張學良被「嚴加管束」的生涯，隨抗日、戡亂情勢，輾轉遷移如下：在雪竇山住了九個月，遷往黃山，住段祺瑞的別墅「居士林」，三天後，遷往江西萍鄉，住南門街上海旅館，隨後遷蘇仙鎮的蘇仙廟，幾天後，再遷距郴州三十里的油榨樹鎮，不到一個月，又遷湖南沅陵鳳凰山，幾月後，再移往貴州修文縣的陽明洞，一九四一年五月因盲腸炎送貴州醫院開刀，出院後遷往貴陽黔陵山麒麟洞，一九四二年往開陽縣劉育鄉，一九四四年再遷桐梓縣南門外天門洞湖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桐梓經重慶轉來台灣，先住新竹縣井上溫泉，一九五〇年移居北投。一九五九年住進北投自建的住宅後，張學良已逐漸恢復自由，和張群、張大千及王新衡等時相往還，但生活十分低調。

### 蔣介石至此不放張

### 軍法審判處刑十年

蔣介石「管束」張學良長達四十餘年，曾有多次好時機可以停止「管束」，恢

復他的自由，但卻被蔣刻意錯過；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可釋張由其領導西北軍打鬼子，戴罪立功，但蔣根本不予考慮。第二次為抗戰勝利，舉國歡騰，蔣介石對日軍都能以德報怨，卻不原諒張學良，更有史家認為，勝利初期，如能任命張學良為東北剿共總指揮，可收事半功倍之功。第三次為一九四六年行憲，憲法保障人身自由，蔣應順水推舟。第四次來台後，蔣介石總統復職，為號召反共陣營團結，應恢復張學良自由。

蔣介石對張學良可放而不放，給國人一個印象，管束張學良是無期的，這讓人為張不平。蔣宋美齡夫人曾說：「我們對不起張漢卿」，這句話應該是發自內心的真話。

蔣介石為什麼這樣做？答案只有一個，因為共產黨坐大，蔣對張和共產黨勾結痛澈心肺，咬牙切齒。西安事變使其剿共大業功虧一簣，繼而失掉大陸，失掉權柄和崇高的歷史地位。

### 自放江海拒絕還鄉

張學良對中共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儘管中共對張學良稱頌備至，但對中共始終

保持若即若離的姿態。由現有的史料觀之，張與共產黨的關係複雜，張學良不是共產黨員，卻曾想加入共產黨，有明確的史料可證。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反省錄」裡，對中國共產黨則有負面評價，指一些共產黨人是「頭號大漢奸」。這與中共方面的宣傳，出入極大。

除了「抗日」，張學良與中共之間交集不多，但與周恩來惺惺相惜，周恩來以「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評價張學良，張學良則佩服周恩來的智慮深遠。張學良在西安事變被扣後，曾給周兩封信。六十年代初，周恩來曾託人帶信給幽禁在台的張學良，要他「善自珍攝，後會有期」。除了私人情誼外，中共黨內文獻評論張學良對中共助益時曾提及，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得以合法身分重新回到中國主流政治舞台的重要機會。同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壯大發展，最後取得中國主要政權的關鍵。

中共出版的「周恩來傳」及「張學良評傳」指出，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張學良曾邀周恩來到延安，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以及雙方通商和互派代表等問題談判，張學良還向周恩來表示，「除非蔣介石

投降日本，否則我不能反蔣」。張、周兩人的促膝長談，更加堅定張學良「停止內戰、發動抗日」的決心，相對地，周恩來返回瓦窯堡時，專門匯報兩人會談情況及張學良提出關於「聯蔣抗日」的看法。是年五月五日，中共紅軍發表的「東征回師專電」已不再提「反蔣抗日」口號。九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顯示張學良「聯蔣不反蔣」的主張，對中共也有影響作用。

至於張學良曾否要求加入共產黨，這個問題根據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及蘇澄基編著的「張學良生平年表」均提及，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劉鼎曾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張學良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但遭共產國際否決，劉鼎是中共派駐在張學良處，擔任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的聯絡工作的中共駐東北軍代表。但也難以斷定張學良主動申請加入共黨。

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密切交往，無疑是促成其發動西安事變的潛在因素。對於西安事件，中共史料均表示中共並未參與策劃。只有在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致電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後中共派周恩來前往張學良處

，協商大計。對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受中國共產黨鼓動的說法，不僅中共方面否認，張學良也否認。他於一九三三年一月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強調，該事件與其說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教唆，不如說是他以「愛國者」的立場來主動發起的。

不管怎麼說，中共的確非常感激張學良，大陸同胞對張學良也有無比的敬愛，不僅他的故鄉東北，整個中國大陸，都喜歡張學良。相對的，國民黨的官文書則把張學良定位為萬古罪人，而今出現了一個絕大的疑問：「為什麼張學良不接受大陸（官方或民間）的邀請，回到家鄉受千萬萬同胞的感激和懷念，卻一直留在被官方形容為萬世罪人的土地上，寂寞而冷漠的度此殘生？」初期還可以說他被「照料」，沒有真正的行動自由，然而到近十年，尤其當他到夏威夷去享受真正自由的歲月，只要買兩張飛大陸的機票就可以實現多年的「還鄉願」，可是他仍然拒絕所有的邀請，自放江海，遠托異國，其中沒有任何人能了解他的心情，也許連他自己都在問：「我究竟做對了，還是錯了？是輸了，還是贏了！」

作為一代花花公子，張學良的情史，自然是可觀的，不過只有兩個女人佔據他愛情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位是他的原配于鳳至，高等師範畢業的于鳳至，於十九歲時嫁給還是講武堂學生十八歲的張學良，是張作霖親選的兒媳婦，張、于兩家為通家之好，于父曾是張作霖的救命恩人，所以于鳳至嫁至張家，成了名副其實的少奶奶，才貌雙全的于鳳至，很得公翁的歡心，尊崇備至，張府有什麼人或事不稱其心，只要于鳳至一句話，無不迎刃而解，甚至張作霖的部屬謀升遷找門路，也有人動過于鳳至的腦筋，不過，于鳳至知書達禮，很少干預人事，只有張學良的一位胞弟想當天津市長，找嫂嫂幫腔，于鳳至向老帥一提，立即OK，由此可見于鳳至在老帥心目中的分量。于鳳至即見寵於老帥，作為兒子及丈夫的張學良對于鳳至自然是敬愛備至，其中敬的成分尤多於愛。

### 趙一荻愛情比金石

然而少年風流，青年上將張學良自亦不例外，不久，他在天津結識了名媛趙一荻，演出「金屋藏嬌」戲，趙一荻原名趙綺霞，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趙慶華的女

兒，排行第四，故而馬詩裡稱其為「趙四」。馬詩中的另一女子朱五，是交通總長朱其鈞的女兒，其實和張少帥沒什麼關係，朱五是張學良英文秘書的太太，年輕人臭味相投，常偕夫婦和張學良玩在一起而已。趙一荻是隨其二姐趙雪霞受邀參加一次舞會中邂逅張學良，一見傾心，幾度暗中約會，愛苗滋長。可是適逢張學良遭父親凶死，奉軍內部不穩，張學良秘密返回東北，穩住大局，不料，趙一荻竟追蹤而至，這時她才十六歲，張學良也只有廿七歲，聞訊頗傷腦筋，後經友人建議，以秘書的名義安置了她。可是他們的愛情，並非從此平靜無波，趙父聞知幼女與少帥畸戀，大為震怒，登報脫離父女關係，使她見絕於家庭。戀情因而曝光，張學良原配于鳳至更不願接受，對趙極不諒解，多虧趙一荻百般禮敬，事事謙讓，終獲諒解，共同遷住於北平購置的新居，以大姊小妹相稱，中原大戰時，張學良轉而支持中央，據說也是受了趙一荻「以國為重」的勸告而採的行動，一個十七歲的少女，片語改寫歷史，超乎人的想像。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受到監管，先是由于鳳至陪伴，後來于因病赴美就醫，即

###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

改由趙一荻陪伴，兩人患難相扶持，數十年如一日，直到一九六四年，在美的于鳳至，主動和在台北的張學良簽下離婚協議書，六十四歲的張學良才正式和趙一荻結婚，這時她五十一歲，伴同張學良已長達卅五年。一九八〇年，趙一荻隨張學良卜居夏威夷，兩人平靜生活了十九年，到了一九九九年六月，比張學良年輕十三歲的趙一荻，先一步長逝，享年八十八歲。